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余姚杂忆·····	姜枝先 (1)
大岚山茶农的斗争·····	诸焕灿整理 (16)
佃农争“永佃权”纪实·····	诸焕灿整理 (23)
余姚商会沿革史略·····	姜枝先 (31)
姚北“帮会”之所见所闻·····	陈千金等 (38)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具有四百余年历史的人和镬厂	
·····	顾汉本、胡原 (50)
余姚杨梅今昔谈·····	陈伟权 (56)
余姚最早的一所中学	
——余姚中学 前身“余姚初级中学”	
·····	袁子良 陈伟权整理 (61)
喜烂漫兮花当春	
——“府前路小学”回顾·····	符伯望 (64)
姚剧纵横谈·····	黄 磊 (74)
余姚医院发展史回顾·····	孙儒堂 (93)
医学先师 德厚流光	
——谷镜汧教授生平事迹·····	谷伯起 (104)

功绩永在

——纪念谷镜汧教授九十周年诞辰

..... 上海医科大学 (113)

创办医院 造福桑梓

——怀念谷镜汧教授.....中共余姚市委、

政协余姚市委员会 (117)

史学硕彦黄云眉..... 符伯望整理 (119)

晋建兴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余姚县灾情纪略

..... 市文史办整理 (125)

清、民五十年余姚县府及历任余姚县知事、

县长概况..... 姜枝先 (137)

抗日战争时期余姚杂忆

姜枝先

〔一〕抗战开始余姚的政治形势和应战措施

芦沟桥一声炮响，震撼全国，中国人民保卫祖国、维护民族生存的伟大战争开始了。余姚和全国各地一样，群情鼎沸，情绪激昂，国难当前，各界人士捐弃前嫌，团结对敌。青年们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愿为前驱，各阶层人们为抵抗日本侵略者而全面动员起来了。

抗战开始，浙江省政府主席由桂系军人黄绍竑接替C C系朱家骅，余姚县长仍是林泽。战时的应战措施有：军事上采取阻敌速进的防御战略，首先拆毁甬曹段铁路，再拆除南北两城城墙，以避免给日寇利用县城作为据点。政治上把原以县党部为主体的抗敌后援会撤销，成立以县政府为主体的抗日自卫委员会，林泽自兼主任，其他副主委及委员由人民团体推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抗日自卫委员会设有政治等八个组，会址在中山厅（即旧城隍庙）。组成成员及其分工列表（一）于后。

表 (一)

职 别	姓 名	备 注
主 任 委 员	林 泽	余姚县县长
副 主 任 委 员	王槐南	余姚县商会主席
副 主 任 委 员	姜本矛	国民党余姚县党 部监察委员
委员兼政治组组长	郭静唐	共产党从上海派来工作
委员兼经济组组长	童泉如	县农民银行经理
委员兼教文组组长	杜天廉	县教育科长
委 员 兼 秘 书	谢显曾	县政府秘书
委员兼总务组组长	杨振方	马 渚 人
委 员	邵子传	县农民银行营业主任
委 员	朱伯宁	垦业银行副经理
委 员	卢素晴	老 教 育 家
委 员	马育儒	棉花合作社
委 员	陈一鸥	观曹汽车公司
委员兼教文组副组长	姜枝先	普文明书店经理
委 员	姜伯成	国民党区长级
委 员	周力山	浒 山 区 长
委 员	邵之炳	康节小学校长

在委员会下面还设有纠察队、日货检查队、抗建出版社（以“抗战建国纲领”之意命名）、姚江战时中学、宣传队、《浙东日报》以及一心救亡剧团，分别由谢显曾、杜天縻、姜枝先、姜本矛、周亨儒等负责。

与抗日自卫委员会并立的有战时政治工作队，它是训练青年参加救亡工作的组织，地点在龙泉山上的龙山书院，林泽又兼队长，副队长是郭静唐。从1938年春开始招考队员二次，共三百人左右，队员中有从陕北学习归来的青年，也有弃职从事抗战救亡的职工。因为政工队有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搞得很出色。队本部设在城里，主要干事如陆飞、陈肃、俞震、熊达人、周夏天等。各区设立分队七个，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在政工队的帮助下，还成立了教工队、妇工队、少先工作队、商业人员工作队等组织，配合政工队执行任务。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右翼，再度掀起反共高潮时，成立了国民党武装特务机关“钱江左地指挥部”，以余姚作为重点，机关设在余姚仓前韩祠。任务有二：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抢劫物资，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群众抗日。这个反动组织的指挥官先是曾国垣，系扣捕郭静唐的凶手，其后是翁光辉，他查封政工队办的禹风书店，经常武装出巡庵东海口，弋获进口物资，如同海盗。指挥部还把抗日自卫会改为动员会，勒令解散政工队和各種工作队，编造黑名单，威胁恫吓、逮捕暗杀接踵而来，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不但地下共产党员不能容身，即稍具有正义感的人士亦不能幸免，相率辞退隐避了。真所谓“风雨如磐暗故园”。

〔二〕战时国民党的党政机关

八年抗战，余姚县长也换了八个，正是巧合。他们是林

泽、蔡竹屏、蒋光启、夏达林、张晓嵩(兼)、王文贵、孟铸、倪永强。林泽是为了营救郭静唐未果愤懑挂冠而去的，蔡竹屏主姚不久，日寇侵姚，在大岚山、嵛县一带做流亡县长，蒋光启是一个投向敌伪的汉奸县长，倪永强则是一个党棍，贪污公款，搜刮民财，官商并举，解放后被镇压。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名称是抗战以后由县党部常务委员改称。在战火纷飞，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内却依然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甚至枉法贪污，为人民所不齿。其历任情况简介于下：

倪永强，余姚周巷镇人（现属慈溪县），在1933年时与陆棣芬争夺书记长职位，关系十分紧张，国民党省党部为调和两人矛盾，陆被任命为农会主席，倪则独霸党务。1938年抗战初期，倪兼任抗敌后援会主任时，借代办棉花被絮及土产为名，从中贪污，虽被揭发，倪却持省党部庇护，拒不承认，以后迫于舆论压力，省方把余姚县党部人员全部撤换，倪调温岭。

周学湘，余姚马渚人，原系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工头，上海沦陷，由朱学范介绍来姚当特派员，1938年8月22日接任书记长，并委曹治民为秘书，手段圆滑，力图协调党、政、群之间关系，把党办的《民国日报》与民办的《浙东日报》合并，改为《浙民公报》。不料印刷工人徐景耀恶作剧，在报缝里刊了“打倒蒋中正”五字，被倪派党员告发，周记大过一次，不久调离回沪，徐则被判刑二年。

左洵，湖南人。1939年8月接任，他害怕进步思想，仇视共产党员，在任仅二个月，于10月份患瘟疫一命呜呼。

柯宗晦，乐清人，1939年11月来姚，于年底去职。

姚赞唐，号稼夫，上于县永和市人，1940年上半年来姚，

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他看到国民党政局江河日下，维持不了多久，独坐党部，不与外界接触，未一月就离姚他去。

沈茂之，兰溪人。接姚赞唐主持党务，但因偏安局面日趋不稳，门庭冷落，连国民党员也不去理睬这座党部衙门，准备逃跑。沈感到进退两难，在1941年4月23日余姚沦陷前溜之大吉。从此，党务已无人处理。

余姚地方法院，原来是豢养一批流氓讼棍，欺诈敲剥，鱼肉乡民的场所，群众深受其害。抗战时期，弱肉强食，已无人去打“官司”，几桩刑事案件在乱世也搞不出钱，法院院长吴方廉（武义人）善识时务，很早就关门解散。

所谓抗战时余姚国民党的党、政、政法部门都是志在啖饭，无所作为，怪不得日寇躊躇满志，长驱直入。

〔三〕抗战时期临时参议会和粮、盐运销组织

抗战时期，余姚还成立过“余姚临时参议会”。1943年浙江省政府已由金华再迁至云和县，浙东行政公署设在天台。原余姚县长林泽挂冠而去之后，黄绍竑委之以浙东行署政务处长，在省布置遴选各县临时参议员时，林熟悉余姚一些不依附日伪的知名人士，推选他们为临时参议员。当时倪永强再次当上国民党余姚流亡县党部书记长，也乘机提了自己一派人员为临时参议员，以扩张势力，成立时共有议员廿九人，其出身经历列表（二）于后页。

临时参议员由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发给聘书，但由于战事，余姚县政府流亡在嵛县、天台，从未召开过会议，到抗战胜利，县府回姚，才于1946年在县城假佛教居士林（现在镇委所在地）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就告结束。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省府迁至金华，日寇盘踞钱塘

抗战时期余姚县临时参议员名单

(表二)

职 别	姓 名	别号	出 身 经 历	住 址
议 长	胡祚璇	玉枢	律师，曾留学日本	横 河
副议长	倪永强	健公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	周 巷
参议员	朱元树	敏人	清翰林，曾任国民党武进、常熟县长，时旅居上海	太守房
参议员	洪元初		清秀才，做过嘉兴法院推事，时旅居上海	
参议员	卢素晴		曾任县教育局局长	卢城庙
参议员	戚汝华		清举人，时旅居上海	湖 堤
参议员	陈锡康	仰安	清秀才，曾任律师	天元市
参议员	李墀身		曾留学日本五官科医生，旅上海	姚城东门
参议员	陈一鸥		茶 商	大 岚
参议员	施仁荣			
参议员	高 华		眼 科	浒 山
参议员	孙志刚		农会工作	周 巷
参议员	黄仁山		教 育 界	梁 弄
参议员	黄龙孙			梁 弄
参议员	马元佐		马宗汉烈士之子	马家路
参议员	阮鸿鉴		盐 业 界	

职 别	姓 名	别号	出 身 经 历	住 址
参议员	曹礼裕			
参议员	黄秋芳			
参议员	周指南		县 农 会	周 巷
参议员	张元杰		律 师	华龙堰
参议员	曹国美		教 师	周 巷
参议员	杜天縻		教 育 家	马 渚
参议员	吴仁祺			熊家街
参议员	李志清 (女)			李家埂
参议员	汤靖初		国民党县党部干部	东泰门
参议员	宋公炎		上海大流氓张阿六徒弟	相公殿
参议员	姜伯成		国民党政府城区 办事处主任	姜家渡
参议员	姜枝先		普文明书店经理	姜家渡
参议员 秘书	蔡礼传		《民国日报》编辑	周 巷

江以北一带，宁、绍得以偏安，镇海港口被宁波防守司令部封锁，船舶只好停在镇海口外驳运，运输不畅，余姚的庵东以及台州的海门，随之辟为浙东进出口码头，庵东商业、运输业随之兴起。余姚盛产食盐，县成立食盐运销处加以控制，运往浙西，供应湘、赣各省；彼地则以粮食接济我县，因之又组织

粮食运销处，民食赖以解决，可惜好景不常，日寇侵犯浙东后运销机构也消失了。

〔四〕余姚遭敌轰炸情况

日寇在战争初期，未觊觎余姚这块弹丸之地，亦未遭日机轰炸。汉奸施放空气，说什么余姚是王阳明故里，日本人是受王学感化才发达起来的，所以不忘师恩，不炸余姚。但不久，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战略部署，轰炸目标转到浙东来了，谎言即被戳穿。

1939年6月12日上午，日机二架，在余姚上空盘旋，接着投下第一批炸弹。一直到1940年9月18日，在城区共投弹八次，历次损失情况如下：

一、1939年6月12日上午，在新建路桐江桥等地投弹六枚，其中燃烧弹二枚，被焚沿街两边商屋四十余间，炸死牙科医室学徒殷定海一人。

二、1939年7月6日，弹落中山厅弄，继之以机枪扫射，炸死射死居民五人，毁屋十余间，达善堂受损。同一天又续炸西滨江路，炸沉姚江盐船一艘。

三、1939年8月5日上午，在东滨江路木弄口投弹，烧毁翁姓及油坊房屋八间，炸死老妇一人。

四、1940年2月23日，航行于姚甬之间的振新轮，刚驶至离姚城数里之乌龟山东侧，被日机发现，跟踪轰炸，弹落船旁，乘客被炸死二十五人，伤四十余人。

五、1940年7月18日季卫桥南堍被炸，有一船夫躲于桥下，被弹片击中死亡。

六、1940年8月5日，日机投弹和鸣桥东首毛忠襄公祠，幸未爆炸，无损失。

七、1940年9月5日，敌机轰炸江南，直街宏济堂药店后屋遭炸。

八、1940年9月5日，敌机再次轰炸江南，学弄口胡德生豆腐店落弹，毁店屋，炸死骡子一头。

部份乡村集镇如五车堰、梁弄、马渚等地亦均遭炸，以五车堰最为惨重，被炸死五人。

在敌机频繁轰炸之际，城中商店、学校都迁移郊外，以避危险。国民党政府的监狱，迁到皇山桥外的福星庵，狱里监禁着刑事犯和政治犯。政治犯都是抗日先锋或革命志士，约有六、七十人之多，他们常高呼“抗战无罪、救亡无罪”。口号声传到庙外，群众闻之，深表同情。可在姚城沦陷前夕，国民党政府把这批“有罪”、无罪的犯人，又转移到岩头岭，在山上杀了一部份，放了一部份，继续监禁的已不多了。

〔五〕“四·二三”事变记

一九四一年四月中旬，敌舰云集镇海口外，敌机频繁侵袭，日寇已窥伺浙东来了。在日寇即将来犯时，余姚国民党党、政、军警已率先逃跑。它们抢运物资，撤离县城，上山避难去了。四明山上的岩头岭，被选为流亡县政府驻地，县属经济机构和六家银行安置在陈家岩，带枪杆的“钱江左地指挥部”看到山上积储物资丰富，企图在深山冷谷继续维持偏安局面，苟延残喘。而城区的商店、居民，凭各自条件，逃难到四乡，只有贫苦人民，家无隔宿之粮，生计困难，只好听天由命，滞留危城。

余姚县城经国民党十天紧张“撤退”，几成空城，县长蔡竹屏和部份人员撤至南门外最良桥，派警察局长杨锦标（常山人）率十来个警士留守，蹲在城内龙泉山上瞭望。一九四一年

四月廿三日下午，听到日寇汽艇自东沿姚江而来，杨在龙泉山上开了一排枪，作为讯号，通知城内残留人员迅速逃跑，蔡竹屏即将预先写好的一张“安民告示”贴在南门头，作为向县城人民告别，乘轿从南庙去岩头岭，过流亡生活去了。

敌酋河内山率领日军乘十三艘小汽艇从慈溪（即慈城）顺姚江而来，下午三时驶至郁家湾，从汽艇里上来二十余个日军，向东泰门窜来，汽艇续驶岳庙港，又有部份日军登上玉皇山，开了一炮示威。俟至傍晚，水陆两路敌人约二百余人未遭国民党军警丝毫抵抗，全部入城。从此龙山变色，舜水蒙羞，余姚人民遭受兽蹄蹂躏。

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和物资都聚集在四明山上，翁光辉以及依附国民党的士大夫亦纷纷跟上山去，在陈家岩组织起“大岚山自卫委员会”，陈一鸥为主任，仿明末清初“四明山寨”故事，在当地招募了百名左右青年为自卫队员，粮富械足，企图重举义旗，可是经不起日寇端午一次流窜，就分崩离析，犹如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余姚沦陷，城区变成魔窟，群伪乱舞，倒反热闹起来了。那些甘心附敌的民族败类，在日寇卵翼下，奔走拉拢，抬出董葆蕙为“余姚维持会”会长，劳乃心为秘书，厕身敌特，残害人民。由于董不受日寇信任，不久委李辰身为维持会长。

李辰身号少垣，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适逢军阀混战，他不参与政治角逐而回乡，佯佛，迷信风水，家住余姚城内东门头，他担任维持会长约一年左右，一九四二年辞职，由劳乃心继任。

劳乃心，号照贤，余姚马渚人。曾在日本帝大、早稻田大学肄业，精通日语。余姚沦陷前他是余姚堰坝管理处主任，

“维持会”成立时任秘书，后来接替李少垣任会长，“维持会”改称“余姚城乡联合办事处”改任办事处主任，以后汪伪南京政府任命劳为余姚县伪县长，一直到抗战胜利。

劳在敌伪政权中任傀儡县长以后，暴虐专横，生杀予夺，为日寇效劳，敲榨掠夺，为虎作伥，不一而足。特别是仇视革命人士和抗日爱国志士，手段十分凶险，在东门外玉皇山、候青门火车站树林下，残酷地活埋许多进步青年，讨好日酋。而自己却用鱼肉人民得来之不义之财，在宪卿第弄内建造私宅。余资甚丰，又在城内开设宝胜钱庄，聘周维镇为经理替其聚财，将大量财物转移上海，委托黄应南保管。但奸伪总无好结果，当日寇投降，劳逆只好挟资外逃，储存在上海财物则被揭发没收。

日寇在姚期间，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还经常流窜各乡施虐。如火烧南王村，洗劫夏家岭、长泠江、密家埭，所到之处，焚毁房屋，抢掠财物，屠杀青年，侮辱妇女，弄得鸡犬不宁。另方面还封锁交通，山区、乡村各种土特产不能外运，粮食禁止出境，山民生计断绝，饿死者不计其数。据六十年代县志办公室调查，梁弄区自1937年到1942年间饿死2000多人，黄明乡1448户中饿死的410人，送儿卖女的84户，鹿亭乡1453户中饿死的461人，断后代的11户，雅贤乡饿死的44人，弃小孩41人，无法生活而被迫自杀的4人，陆埠区杜徐村饿死的264人，断后代的25户，拆屋卖掉600多间，城乡人民所受苦难实不胜枚举。

日军事头目河内山以及第一警备队长松山，第二警备队长神崎，第三警备队长小野，宪兵队第三中队长铃木，这批兽军驻在罗家洋房，里面象个刑场，用猎犬狂咬无辜群众达几十

人，咬死以后投入井内，惨不忍睹。城区周围布满铁丝网，通往乡村要道口设卡检查，凭“良民证”出入。从日寇岗哨前经过，必须向兽军鞠躬行礼，否则轻者毒打，重者逮去不知下落。敌酋河内山奸污许多妇女，还强占学弄叶姓之女为妻，以后又遭遗弃，视中国人民如草芥。而他们还标榜这些是“日中亲善”“日中提携”“大东亚共荣圈”，侵略中国是“保卫中国”避免中国“赤化”而进行的“圣战”等等，真是无耻之尤。

〔六〕沦陷期间匪群危害姚北

余姚沦陷以后，姚北秩序混乱，帮会盛行，盗匪如毛，百十成群，鱼肉乡里，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再加上国民党和汪伪系统的杂牌军队，朝秦暮楚，骗取饷械，争夺地盘。如丁匪云康、游杂一支队卢杰、宗德薛天白部等等，而残暴最甚的是“八十八团”田岫山。田匪二次投敌，反复无常，余姚、上于边界受害最深，抢掠暴行日有所闻，北乡人民惴惴不安。如丁云康匪首纠集同伙百余人，于一九四一年农历十二月初十洗劫泗门和祥南货店等十四家店铺和谢联发等二户居民，抢去绸缎、棉布、百货、衣物细软以及现金等等，还掳去韩德渊等三人勒索财物。又如原住临山湖堤一带的一支队卢杰部，于一九四二年农历五月廿五日上午抢劫周巷镇，直到晚上十一时才逸去，商店住户挨家被掠，装满八、九艘大小船只，向西扬长而去，临去又把源丰信记油行房屋焚烧。

田岫山，人都称他为“田胡子”，他纠集的是一支反复无常到处流窜的匪部。先是依靠国民党发迹，从少尉排长、特务营长一直升到八十八团团长。田原驻金山、嘉善一带，嘉善沦陷后渡江来姚北。余姚沦陷后，他摇身一变为汪伪“和平军”，

只因日军令他调防宁波，他不肯让出姚北地盘，与日军火并，归顺我游击队“三纵”，后又叛变投靠国民党。

田胡子当时驻姚北周巷镇，一九四三年四月份，日寇调他去甬防地，田匪为去甬后地盘不稳，不能为所欲为，心怀不满，遂萌杀寇反正之意，秘密与“三纵”接触，“三纵”为了团结抗日，从其所请。田匪决定于四月卅日以请周巷日酋田尾等三、四人宴会饵敌，决意在席间除之。先是田匪佯作服从调防，派副官等去甬联系驻地，继之分次将文职人员、眷属以及部份武装乘船去甬，其实已商同“三纵”半途折向姚南而去。田尾等确见田部东去，深信不疑，届时应邀赴宴。席假伪周巷区署楼上，邀请区长、区员以及当地绅商作陪。席位座次经过精心安排，田尾等首席上座，座位旁摆些碍手碍脚的沙发、茶几等家具。俟田尾等四人到达，解刀卸装，陪客及田胡子热情招呼一阵，依次入席。田含笑举杯，环顾宾客，说了声“请”。但未等客人的酒杯碰上嘴唇，田突然变色，喝声“开动”。自己随手把伪区长施金荣连椅推倒，田部军士立即举枪向田尾等四人射去，鬼子拿刀不及，即向桌下躲避，但三个鬼子已中弹倒下，另一个带伤爬出楼窗，在楼窗连接着的屋上逃去，逃到屋角尽头，探身下去，正好落在路边，而田部早已布置岗哨，路边架有一挺机枪，一阵子弹，即被射死。伪区员丁守之，吓得也跳窗逃命，误被认为鬼子，田部一枪击中臀部，伤重毙命。鬼子在周巷部队分驻三处，虽闻枪声，因兵力单薄，不敢应援，在街上行走的日军统被田部射杀，遗尸十七具。田岫山介决田尾之后，不敢久留，在镇上贴了几张预先印好的布告，即率部逃逸。早先田部派往宁波联络的副官等十二

人，被日寇押回周巷，在田部司令部门外全被活埋。

在此同时，日寇从杭、甬及姚城调集部队，封锁交通渡口进行追捕，我“三纵”为掩护田部撤退，组织兵力，强行发起攻击浒山等战斗，分散日军兵力，田部才脱险到达上于下管、丁宅街一带。

姚北人民在日、伪、匪层层压榨下，灾难深重，处此绝望之际，姚北来了救星——姚山部队，这支队伍是周曼天同志率领的人民军队，它是三五支队的骨干，为解姚北人民倒悬之苦，把杂色部队和匪帮一一解决。有的归顺改编，有的给以消灭，为地方除害。

田岫山得“三纵”支援，脱离虎口，但劣性难移，依然借口剿匪，四出掳掠。日寇撤离姚北，田部复进驻泗门后塘河，拉夫拉船，扩军抢粮，还把抢来财物沿途变卖，换取现金。不多日子又把群众买去之财物抢来。田匪士兵曾露骨地说：“群众现在买去，不久还是我们手中之物”。更为凶残的是田匪有食人心的恶嗜，被他认为罪应处死的部下，将其枪决后，剥取其心，命厨工烹调，热气腾腾地端进餐室，使人闻之毛骨悚然。

田岫山在姚北占地为王，欺凌群众，“三纵”晓以大义，要他爱护人民，改邪为正，一致抗日，但终不为田匪所接受。

“三纵”不得已采取武力解决。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包围了田部匪寨，迫令缴械，而田匪自持有饷有械，负隅顽抗，激战终日。最后“三纵”决定焚其巢穴——广和大厦，使田匪处于绝境，田匪竟烧毁后塘河房屋后向东逃往诸暨，后窜天台等地。抗战胜利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军队，最后又沦为匪。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全国解放，田匪亦于1949年7月1

日在松江缉获归案。综观田自统率匪部，在余姚、上于两地残害革命同志达数百人，杀死抗日进步人士及无辜人民二十余人，抓走壮丁二万二千余人，被焚房屋六百余间，抢劫大米十六万余斤，猪、牛、羊、鸡不计其数，罪大恶极，终于在1950年7月15日押往梁弄公审镇压。

八年抗战，余姚山山水水，满目疮痍，家家户户饱经创伤。国难当前，国民党不御外敌，还横征暴敛，垄断资源，囤积居奇，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堪命。但英勇的中国人民不愧为优秀的炎黄子孙，在艰苦的条件下，不畏强敌，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伟大胜利。